

访巴尔扎克故居

唐伯新

“艾芙琳娜·昂斯卡伯爵夫人，请您自接到本函之日起，即按如下地址与我通信：‘巴黎附近巴锡区下斜街十九号，布洛尼奥勒先生启’。我拟在那里隐居一段时间。一八四〇年十一月十六日。”

当我在巴黎下斜街十九号（巴尔扎克一八一七年来巴黎后的第九个住址，现已更名为雷努瓦尔街四十七号）参观巴尔扎克故居时，首先注意到这位文学巨匠的这封亲笔信。它是巴尔扎克“隐居”期间，同昂斯卡夫人交往的一个值得怀念的记录。

故居是十八世纪路易十五时代的一所建筑，绿窗白墙，格外雅致。巴尔扎克在此度过七年时光，他最后几部小说，如《一桩黑暗的事》、《钮沁根银行》、《邦斯舅舅》、《贝姨》等，都是在这里写的。

踏进故居，除了巴尔扎克大理石半身雕像以外，最吸引我的就是他启蒙学校校舍的铜版画和中学时代使他嗜书如命的良师——勒菲弗尔先生的肖像了。这里还陈列着他用过的一个硬木漆花六层书橱，上层是法国出版的巴尔扎克全集，下层是各国用各种文字出版的巴尔扎克著作。书橱斜对面的墙上，就悬挂着上面讲过的致昂斯卡夫人的手迹。旁边是他用铅笔写在波罗尼伯爵夫人画册上的手迹：“巴士底狱街十三号，杜朗夫人孀居于此”，下端有一个双臂交叉于胸前的自画像，这是用来代替签名的。巴士底狱街十三号，是巴尔扎克来巴黎后的第八个住址。他更名改姓，不断迁居，并非怕慕名的人前来打扰，而是为了逃避债主的追索。

巴尔扎克创作的两千多个人物形象中，有贵族、巨商、记者，也有雇员、乞丐和浪人，个个栩栩如生，体现着一个共同的人生目的：钱就是一切，为了钱而不择手段。青年时代的巴尔扎克也曾堕入金钱的陷阱：他想入非非，在凡尔赛搞了个香蕉园，但这种热带植物没有被巴尔扎克的过分热情所“感化”。他终于破产了。故居里就陈列着当时拍卖这座香蕉园的告示，还有巴尔扎克化装成农民到凡尔赛看拍卖的漫画。一八二六年，他出版了莫里哀戏剧集和拉封登寓言集，这里陈列的两册，又成了他出版失败的历史见证。此后，他办过印刷厂、铅字铸造厂，也折了本。到一八二八年，年仅二十九岁的巴尔扎克就背上了五万金法郎的债务。从此躲债和写作就成了他生活的两个重要侧面。后来，他终于成为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

恩格斯称赞他“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

故居起居室里陈列着四件有趣的遗物：一件是用巴尔扎克的旧背心给他的外甥女改做的紧身马甲，白色衬里，卤虾色缎面，领口镶着一条黑边，肩上已跳丝，对襟处有十三个用黑线锁的扣眼，针脚很大，一看便知巴尔扎克最喜欢的大妹妹絮维尔夫人不擅女红。另一件是巴尔扎克自用的西裤吊带：粉红色衬里，桃花的面，两端是粗白帆布，吊带足有一寸多宽，比起现代的吊带来，显得笨拙多了。此外还有他用过的两根镶着松绿石的手杖，据说每当他出现在剧场时，观众一看这副手杖，就知道巴尔扎克驾到了。

巴尔扎克的写作室非常简朴：正中间是一个长靠背椅和一张木桌。粗花呢椅面的四周钉着铜钉。也许由于他常常起来扶着沙发寻章索句，所以靠背上端的一排铜钉被磨得熠熠发光。木桌宽约一尺半，长约三尺，中间只有一个抽屉，整个桌子是深栗色，桌面是用两块板子拼起来的，当中已经凹陷下去。桌上摆着一个咖啡壶。巴尔扎克一生勤于写作，经常夜间一点起床，有时要连喝三十杯浓咖啡，以驱逐睡魔。壁炉上还陈列着两个紫铜蜡烛台，它们伴着这位大文豪不知滴下了多少烛泪。

巴尔扎克在这里住了两年以后，波兰昂斯基伯爵去世了。这燃起了巴尔扎克与昂斯卡夫人结婚的希望。一八四二年他到俄国圣彼得堡初次会晤已结交十年的这位恋人。一八五〇年三月十四日他们终成眷属。五月二十日他们返回巴黎住进弗尔杜内街的那座住宅。因多年拼命写作，加上旅途劳顿，巴尔扎克从此一病不起。十一月十八日（星期日）晚九点，雨果前来探视，两小时后，法国文坛上的这颗巨星就陨落了，享年五十一岁，留在他身后的是八十五部传世名著，还有五十部列入计划但未能完成的著作。根据故居展出的殡仪表可以看出，他的丧葬仪式属第三类。十一月二十一日在圣菲力浦一杜一胡勒教堂举行追悼仪式后，雨果在拉舍兹神父公墓致悼词，称颂巴尔扎克的著作使人看到了“我们当代的全部文明”。

这里既是故居，也是一所博物馆。这里陈列的有最早版本的巴尔扎克著作；有大文学家梅里美画的巴尔扎克及其创造的主人公群像手迹；有余阿尔先生用四年时间为巴尔扎克全集刻的近两万幅木刻插图的部分草稿原件；有根据巴尔扎克名著中主人公的形象雕刻出来的高老头、伏特冷等人物的雕像；有一九〇二年布拉格巴尔扎克展览会的巨幅宣传画；等等。

故居后面有个小花园，入口处有两尊小埃及狮身人面雕像拱卫着。循着黄、白碎石小路，可抵嫩绿色的草坪。风吹得那三株大叶杨沙沙作响，最大的一棵需二人合抱。微风吹来，还能闻到树脂的芳香。我漫步在花丛间，心想，老树需要扶持，而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是会自己挺立于世界文坛、与各国名著一道长存史册的。